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書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由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辟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从閣蜀本云除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其於人人或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它人非是無下人字說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下有又字之處或作人處吾

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與或作以）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貞之或作從今之人謝以世相濁即是從今之人更元本定○今按上語與著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今按送楊少尹序亦有此語）主人與吾有故（主人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爲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翺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

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爲山陽故云）

（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有而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爲山陽令）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書或作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

而事左或作尤非是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世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廩傾囷囷一作箇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作章不可稛載而往垂橐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稛苦隕切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閤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爲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

國如家如閤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恃寵强愎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妨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竄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皦或作全或作皎）天馴其心（○馴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揚董作西華屯是也○今按下

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屯之役夫屯或作田朝行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作不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蓍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一語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戎閣杭本作我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今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也所謂戎國疑或取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下或無也字安阜或作革附或作安附嘉或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伏惟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鑕職日切鐵椹也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屬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拆云漢終軍傳野獸弁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

又皆誤蓋其屬歸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爲大而可願也崩拆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或無不惠二字念文苑作合全無文理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杭蜀苑作默賀也亦不成文理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

十二月九日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閤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覔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下句不類非是明之爲日月幽之

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音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

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爲屬上句爲或作其則屬下句）伏以閤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爲正或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方本必於其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齟齬而不可讀以爲古則不淳以爲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是歲八月憲宗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鬷明

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下或注汾字

愈白尉遲生足下 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 或無複出古之道三字 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

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以）知人堯舜所難（舜或作帝）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李下或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

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字非是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閒可也閒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頔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于頔字允元○頔音迪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頔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爲佾舞雄健壯妙號爲孫武順聖樂天保樂詩保或作寶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興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笳音茄胡人捲蘆葉吹之也移族從并與京兆書移族從以下八字閣杭本如此云頔世雄朝易時移羣從占數爲京兆人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并爲從徙并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頔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頔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

五日庚上或無自字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作則人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悼或作悸或作惶或作憚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樞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閣蜀錄粹皆作爗赫字小訛也○丹末切與怛同莊子聲侔鬼神憚赫千里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或無之言字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一有而字且有言也揚子雲曰雲下或有言字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灝胡老切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

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然下或有則字非是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尚書相公啓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方無○今按言猥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或作慄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或無厥誠字黷或作瀆字通用或作默則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爲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餘慶爲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爲留守公爲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方从杭蜀本無入字○今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竊自計

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校）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閣無於字非是）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僶俛曰（僶音泯）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從事獨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伏惟俯加憐察（閣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今按得失之意已論於篇首矣）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或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

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詞今改从衆）受容受察（閣杭本無受容字非是）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之字）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於字非是）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字非是）安

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黯黮黮黯黮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黯黮元夜陰○黯烏敢切黮徒敢切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爲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比閣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略無凝滯今从之○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爲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云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世綵廖氏
彩輝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閤下 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 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或作也 其詩曰菁菁

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賜之賜或作錫之或作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載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

者舟也或作載舟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駉泮閟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

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七字歐本云存此則與後相應然亦無孰長人三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作興）居窮守約（或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悲懟奇怪之辭（○懟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譸音輒）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誌無宮以歸今本亦誤○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

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年之文恤恤憂貌寒不得衣濵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有所字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別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十下或有一字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今疑志字衍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字或並作弗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

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君上或無而字）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或無貴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沒或作役國語重耳不沒於利注沒貪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一其致或作其致一）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有於字）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有其字）抑又聞上之化下（或無之字）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或作其○疑當併有則其字）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或作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

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或有之字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狖音柚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方本語意拙澁非是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聞下或有今字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有者字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止而宰而爵或並無而字而複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

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有依字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垂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强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耶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或無逃字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

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爲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覺其語差凡故今且从方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或作歟）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不下或有之字）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褻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下或有曰字）子言則然矣宰相

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或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字或作爲之耳皆非是四字之爲耳三字）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或無使及二字非是聞或作聞或作問）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察字）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

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或有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

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至比或作如比）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閤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

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道下一有也字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止焉數音朔寧獨如此而已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拜

答侯繼書 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爲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作聞幷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

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音宋人書帖多用以字）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作奥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或我無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

退也（或無兩之字）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月十日或只作旬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援于元切）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

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司下或四舉而後有成亦未無者字）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

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乎）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忸音衄怩女夷切）○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或無所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

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數生或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宁窮孤或作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工人或作良工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下和獻玉刖足事見韓非子刖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勍者再剋或作刖下同○勍渠京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振尤非或作非尤非是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複出爲字或併無二爲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

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其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下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

翊或作翺非也貞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傪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爲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之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

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烏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三語同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下或有也字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

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汩音聿）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並有心字）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后）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亦作無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併有邪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或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古下或有人字）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

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樊汝霖云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汩汩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汪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答下或有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杭本作人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方从三本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

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作及也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不下或無果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巽字元和五年八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寓或作獻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方字又無得字惟閤下心事犖犖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之

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已或作以）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或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並無所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十或作百）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是非或作非是）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或無心中字或無見字）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作爲）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

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敵唐人多使敵字如盧仝詩敵金擬玉擊或作拊或無之○今按方說敵字甚怪所引盧仝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从文苑但文苑必作也而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更詳之）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字○今按並字疑衍）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下或無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下或有也字）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無之字）籍慙靦再拜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複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

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以與可通用故从杭本作以然孰若从諸本之爲正邪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於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上句非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

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

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方从閣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己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

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見胡愈白甸切公時爲博士也）

與李翺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刼（貞元十五年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

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所字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閒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或作執○今按作驅卽屬下句作執卽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複故當以驅爲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士時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長下或有已字非是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有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今字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安字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爲或作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

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在南陽公幕中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杭本嬉作悲云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是知下或有於字猶或作尤非是吾下或無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瓢飲下一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依上或無之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食去聲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此候杭本作候此○今按此與與孟東野書春已時盡相似說已見

於彼矣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迪歸廬氏
珍梓家藏